

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. XVI NO.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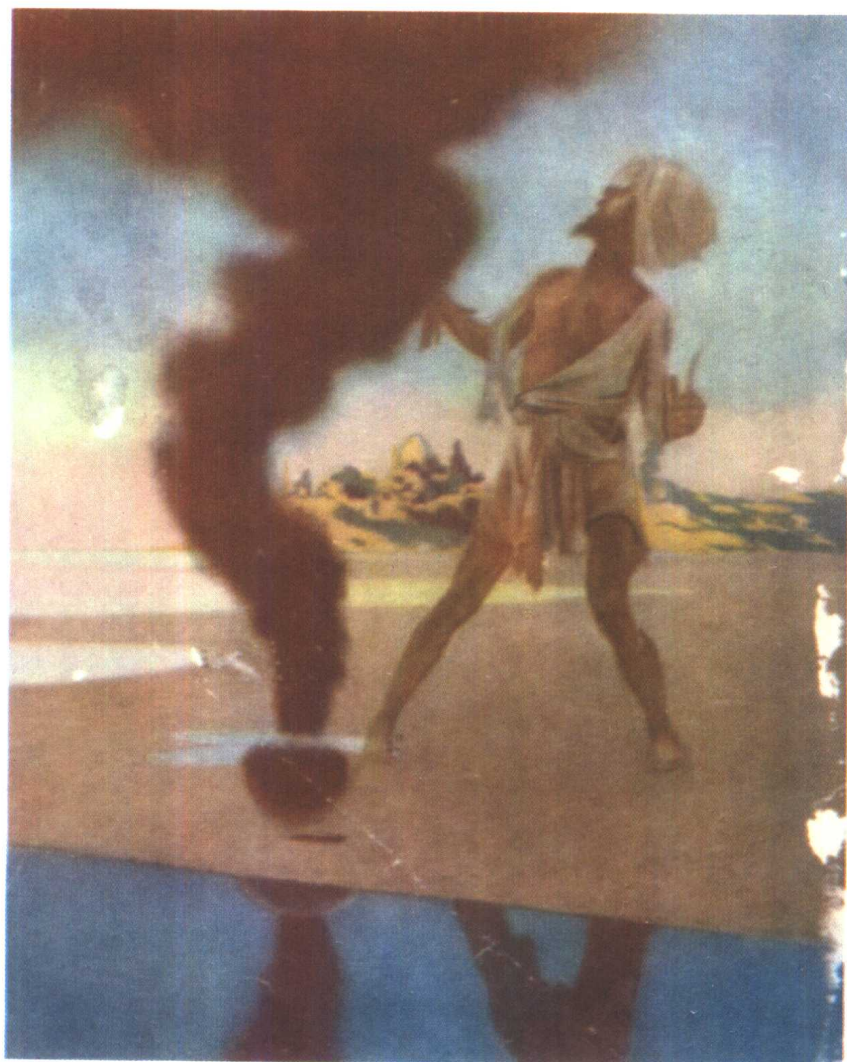
小 說 月 報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 十 六 卷 第 六 號



“漁父與冤鬼”

Maxfield Parrish



工 程 師

Frank Masereel 作



藝術家

Frans Masereel 作

小 說 月 報



“在 意 大 利”

A. B. Brewster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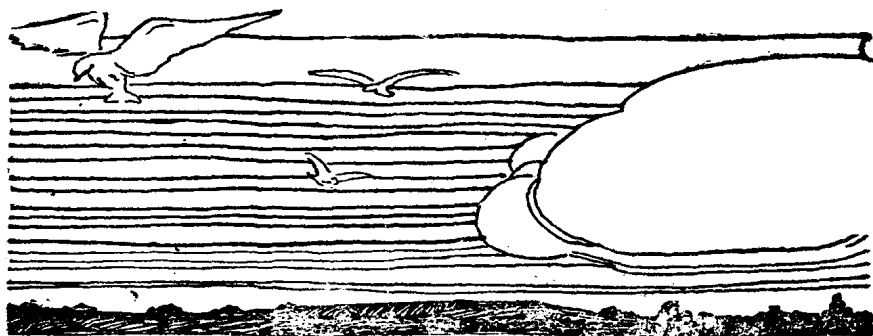
第 十 六 卷 第 六 號

卷 頭 語

每個蓓蕾只開一次花，每朵花只有牠的刹那頃的完全的美；這樣，在靈魂的園裏，每個情緒也只有牠的芳菲的片刻，牠的炫燦璀璨的刹那頃。

每顆星每夜只有一次經過我們頭上的子午綫，而在那兒作一瞬的閃耀；這樣，在智慧的太空裏，每個思想，我可以說，也只有牠的霎時的最高點，在那兒牠輝煌昭偉地燃照。

藝術家、詩人或哲士，不要放過你的意境和情緒於那微妙而悠忽之頃，以凝定而永生之，因為那正是牠們登峯造極的時候。前乎此，你只有牠們的紛亂的粗形，或模糊的預感；後乎此，你也將只有牠們的微弱的憶念，或無力的懷悔；那一刻才是那理想的刹那呵！



小說月報

第十六卷
第六號
目錄

漁父與魔鬼(三色版)

Maxfield Parrish 作

工程師

Frans Masereel 作

藝術家

Frans Masereel 作

在意大利

A. B. Brewster 作

卷頭語

宗 岱(二)

蝴蝶的文學

西 歸(一〇)

社會的文學批評論(一)

美國·蒂克著 傅東華譯(一八)

勝利以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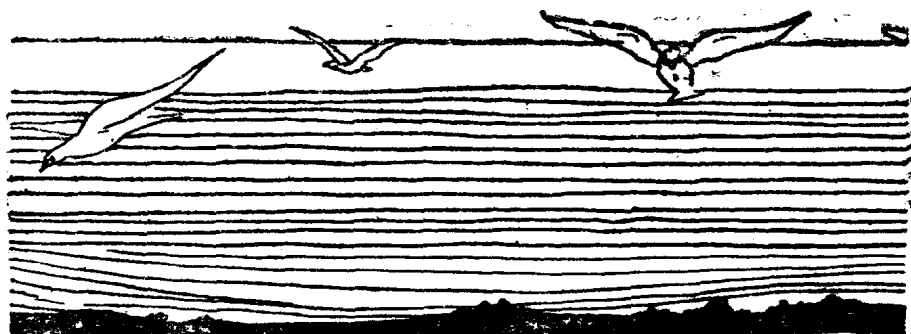
盧露女士(一二〇)

青松之下

王統照(一二四)

夜鶯

燕志儻(一二四)



烏鴉與天鵝

燕志儻(一四)

論勞動文學

仲雲(一八)

介紹兩種週報

記者

小草

許傑(一〇)

春風

嚴敦易(一九)

烏林侯的女兒

英國 R. Campbell 著

傅東華譯(〇一二)

D 君

何植三(一〇)

接吻

燕志儻(一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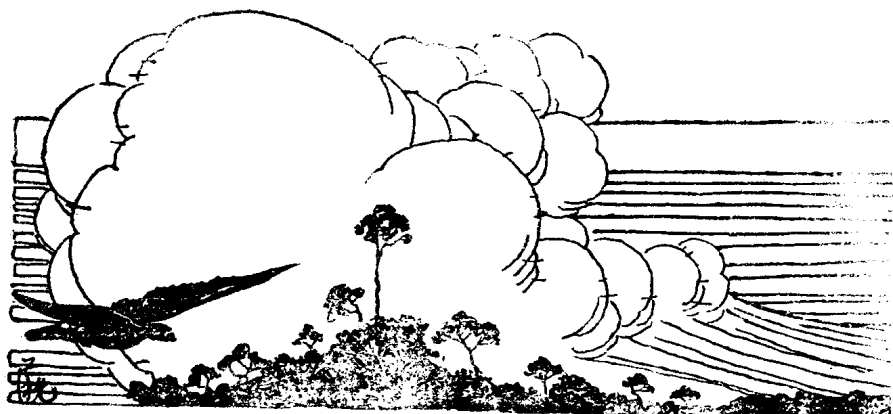
淚痕的狼藉

王以仁(一四)

馬額的羽飾

匈牙利·莫爾奈·作

沈雁冰譯(一四)



愛戀信仰與願望

俄國·安特列夫作

耿濟之譯(一六)

日出之前

(劇本)

德國·赫卜特曼著

耿濟之譯(一六)

淒淒的心魂

燕志儻(一六)

印度寓言

西諦譯(二三)

展誦陶器匠——斫樹取果——治禿——鼯與駝皮——僕人守門——

五人共使一婢——樂工

高加索寓言

西諦譯(二三)

被騙的狐——狐與鶯鶯

天真的沙珊

高君箴(一四)

第六章 盲琴師

文壇雜訊

記者(一)

最後一頁

蝴蝶的文學

西 靜

一

春送了綠衣給田野，給樹林，給花園；甚至於小的牆隅屋角，小小的庭前階下，也點綴着新綠。於是油碧色的湖水，被春風，隣隣的吹動，山間的溪流也開始淙淙汨汨的流動了；於是黃的，白的，紅的，紫的，藍的，以及不能名色的花開了，於是黃的，白的，紅的，黑的，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們，從蛹中蘇醒了，舒展着美的耀人的雙翼，栩栩的在花間，在園中飛了；便是小小的牆隅屋角，小小的庭前階下，祇要有新綠的花木在着的，祇要有什麼花舒放着的，蝴蝶們也都栩栩的來臨了。

蝴蝶來了，偕來的是花的春天。

當我們在和暖宜人的陽光底下，走到一望無際的開放着金黃色的花的菜田間，或雜生着不可數的無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時，大的小的蝴蝶們總在那里飛翔着，一刻飛向這朵花，一刻飛向那朵花，便是停下了，雙翼也還在不息不住的扇動着。一羣兒童們嬉笑着追逐在他們之後，見他們停下了，便悄悄的躡足近走，等到他們走近時，蝴蝶却又態度閑暇的舒翼飛開了。

呵，蝴蝶！牠便被追，也並不現出匆急的神氣。

——日本的俳句，我樂作

二

在這個時候，我們似乎感得全個宇宙都耀着微笑，都洋溢着快樂，每個生命都在生長，在向前或向上發展。

在東方，蝴蝶是我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。畫家很高興畫蝶，甚至於在我們古式的帳眉上，常常是繪飾着很工細的百

蝶圖——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帳眉是這樣的。在文學裏，蝴蝶也是他們所很喜歡取用的題材之一。歌詠蝴蝶的詩歌或賦，繼續的產生了不少。梁時劉孝綽有詠素蝶一詩：

隨蜂邊綠蕙，避雀隱青薇。映日忽爭起，因風乍共歸。出沒花中見，參差葉際飛。芳華幸勿謝，嘉樹欲相依。

同時如簡文帝（蕭綱）諸人也作有同題的詩。於是明時有一個錢文薦的做了一篇蝶賦，便託言梁簡文與劉孝綽同遊後園，「見從風蛺蝶，雙飛花上。」孝綽就作此賦以獻簡文。此後，李商隱、鄭谷、蘇軾諸詩人並有詠蝶之作，而謝逸一人作了蝶詩三百詩，最爲著名，人稱之爲「謝蛺蝶」。

葉葉復翻翻，斜橋對側門。蘆花惟有白，柳絮可能溫？西子尋遺殿，昭君覓故村。年年方物盡，來別敗蘭蓀。

——李商隱作

尋艷復尋香，似閑還似忙。暖煙深蕙徑，微雨宿花房。書幌輕隨夢，歌樓悞採粧。王孫深屬意，繡入舞衣裳。

——鄭谷作

雙眉卷纖絲，兩翅疊金碧。初來花爭妍，忽去鬼無迹。

——蘇軾作

何處輕黃雙小蝶，翩翩與我共徘徊。綠陰芳草佳風月，不是花時也解來。

——陸游作

桃紅李白一番新，對舞花前亦可人。才過東來又西去，片時游遍滿園春。

江南日暖午風細，頻逐賣花人過橋……

——以上謝逸作

像這一類的詩，如要集在一處，至少可以成一大冊呢。然而好的實在沒有多少。

在日本的俳句裏，蝴蝶也成了他們所喜詠的東西，小泉八雲曾著有蝴蝶一文，中舉詠蝶的日本俳句不少，現在轉譯十餘首於下。

就在睡中吧，牠還是夢着在遊戲——呵，草的蝴蝶。

——護物作

醒來醒來——我要與你做朋友，你睡着的蝴蝶。

——芭蕉作

呀，那隻籠鳥眼裏的憂鬱的表示呀——牠妒羨着蝴蝶！

——作者不明

當我看見落花又回到枝上時——呵！牠不過是一隻蝴蝶！

——守武作

蝴蝶怎樣的與落花爭輕呀！

——春海作

看那隻蝴蝶飛在那個女人的身旁——在她前後飛翔着！

——素園作

哈！蝴蝶——牠跟隨在儂花者之後呢！

——丁濤作

可憐的秋蝶呀！牠現在沒有一個朋友，却只跟在人的後邊呀！

——可都里作

至於蝴蝶們呢，他們都只有十七八歲的姿態。

——三津人作

蝴蝶那樣的遊戲着——一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敵人似的！

——作者未明

呀，蝴蝶——牠遊戲着，似乎在現在的生活裏，沒有一點別的希求。

——一茶作

在紅花上的是一隻白的蝴蝶：我不知是誰的魂。

——子規作

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腸呀！

——杉長作

三

我們一講起蝴蝶，第一便會聯想到關於莊周的一段故事。莊子齊物論道：『昔者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？蝴蝶一夢爲周與？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』這一段簡短的話，又合上了『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。莊子則方箕踞，鼓盆而歌』（至樂篇）的一段話，後來便演變成了一個故

事。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：莊周爲李耳的弟子，嘗晝寢夢爲蝴蝶，「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，其意甚適。醒來時，尙覺臂膊如兩翅飛動，心甚異之。以後不時有此夢。」他便將此夢訴之於師。李耳對他指出夙世因緣。原來那莊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，因偷採蟠桃花蕊，爲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，其神不散，托生於世做了莊周。他被師點破前生，便把世情看做行雲流水，一絲不掛。他娶妻田氏，二人共隱於南華山。一日，莊周出遊山下，見一新墳封土未乾，一少婦坐於塚旁，用扇向塚連扇不已，便問其故。少婦說，他丈夫與她相愛，死時遺言，如欲再嫁，須待墳土乾了方可。因此舉扇扇之。莊子便問她要過扇來，替她一搨，墳土立刻乾了。少婦起身致謝，以扇酬他而去。莊子回家，慨嘆不已。田氏聞知其事，大罵那少婦不已。莊子道：「生前個個說恩深，死後人人欲搨墳。」田氏大怒，向他立誓說，如他死了，她決不再嫁。不多幾日，莊子得病而死。死後七日，有楚王孫來尋莊子，知他死了，便住於莊子家中，替他守喪百日。田氏見他生得美貌，對他很有情意。後來，二人竟戀愛了，結婚了。結婚時，王孫突然的心疼欲絕。王孫之僕說，欲得人的腦髓吞之才會好。田氏便去拿斧劈棺，欲取莊子之腦髓。不料棺蓋劈裂時，莊子却嘆了一口氣從棺內坐起。田氏嚇得心頭亂跳，不得已將莊子從棺內扶出。這時，尋王孫時，他主僕二人早已不見了。莊子說她道：「甫得蓋棺遭斧劈，如何等待搨乾墳？」又用手向外指道：「我教你看兩個人。」田氏回頭一看，只見楚王孫及其僕賤了進來。她吃了一驚，轉身時，不見了莊生，再回頭時，連王孫主僕也不見了。「原來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。」田氏自覺羞辱不堪，便懸梁自經而死。莊子將她屍身放入劈破棺木時，敲着瓦盆，依棺而歌。

這個故事，久已成了我們的民間傳說之一。最初將莊子的兩段話演爲故事約在什麼時代，我們已不能知道。然在宋金院本中，已有莊周夢的名目（見輟耕錄）。其後元明人的雜劇中，更有幾種關於這個故事的。

鼓盆歌莊子嘆骷髏

一本（李壽卿作）

老莊周一枕蝴蝶夢

一本（史九敬先作）

莊周半世蝴蝶夢 一本（明無名氏作）

這些劇本現在都已散逸，所可見到的只有今古奇觀第二十回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東西。然諸院本雜劇所敘的故事，似可信其與今古奇觀中所敘者無大區別。可知此故事的起源，必在南宋的時候，或更在其前。

四

韓憑妻的故事較莊周妻的故事更為嚴肅而悲慘。宋大夫韓憑，娶了一個妻子，生得十分美貌。宋康王強將憑妻奪來，憑悲憤自殺，憑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爛了。康王同她登高台遠眺，她投身於台下而死。侍臣們急握其衣，却着手化為蝴蝶。（見搜神記）

由這個故事更演變出一個略相類的故事。羅浮舊志說：「羅浮山有蝴蝶洞，在雲峯巖下，古木叢生，四時出采蝶。世傳葛仙遺衣所化。」

我少時住在永嘉，每見彩色斑斕的大鳳蝶，雙雙的飛過牆頭時，同伴的兒童們都指着他們而唱道：「飛，飛，梁山伯，祝英台！」山堂肆考說：「俗傳大蝶出必成雙，乃梁山伯，祝英台之魂，又韓憑夫婦之魂，皆不可曉。」梁祝的故事，與韓憑夫妻是絕不相類的，是關於蝴蝶的最悽慘而又帶有詩趣的一個戀愛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來源不可考，至現在則已成了最流傳的民間傳說。也許有人以為牠是由韓憑夫妻的故事蛻化而出。然據我猜想，這個故事似與韓憑夫妻的故事沒有什麼關係。大約是也許有的地方流傳着韓憑夫妻的故事，使以那飛的雙鳳蝶為韓憑夫妻，有的地方流傳着梁山伯，祝英台的故事，便以那雙飛的鳳蝶為梁山伯，祝英台。

梁山伯是梁員外的獨生子，他父親早死了。十八歲時，別了母親到杭州去讀書。在路上遇見祝英台，祝英台是一個女子，假裝為男子，也要到杭州去讀書。二人結拜為兄弟，同到杭州一家書塾裏攻學。同居了三年，山伯始終沒有看出祝英台

是女子。後來，英台告辭先生回家去了；臨別時，悄悄的對師母說，她原是一個女子，並將她戀着山伯的情懷訴述出。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；她屢以言挑探山伯，欲表明自己是女子，而山伯俱不悟。於是，她說道：她家中有一個妹妹，面貌與她一樣，性情也與她一樣，尚未定婚，叫他去求親。二人就此相別。英台到了家中，時時戀念着山伯，怪他為什麼好久不來求婚。後來，有一個馬翰林來替他的兒子文才向英台父母求婚，他們竟答應了他。英台得知這個消息，心中鬱鬱不樂。這時，山伯在杭州也時時戀念着英台，——是朋友的戀念。一天，師母見他憂鬱不想讀書的神情，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，便告訴他。英台臨別時所說的話，並述及英台之戀愛他。山伯大喜欲狂，立刻束裝辭師，到英台住的地方來。不幸他來得太晚了，太晚了！英台已許與馬家了。二人相見，述及此事，俱十分的悲鬱。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，病中還一心戀念着英台。他母親不得已，只得差人請英台來安慰他。英台來了，他的病覺得略好些。後來，英台回家了，他的病竟日益沉重而至於死。英台聞知他的死耗，心中悲抑如不欲生。然她的喜期也到了，她要求須先將喜轎至山伯墓上，然後至馬家。他們只得允許了她這個要求。她到了墳上，哭得十分傷心，欲一頭衝死在墳石上，虧得了環把她扯住了。然山伯的魂靈終於被她感動了，墳蓋突然的裂開了。英台一見，急忙攢入墳中。他們來扯時，墳石又已合縫，只見她的裙兒飄在外面而不見人。後來他們去掘墳，墳掘開了，不惟山伯的屍體不見，便連英台的屍體也沒有了，只見兩個大鳳蝶由墳的破處飛到外面，飛上天去。他們知道二人是化蝶飛去了。

這個故事感動了不少民間的少年男女，看牠的結束甚似華山畿的故事。古今樂錄說：「華山畿者，宋少帝時懷備一曲，亦變曲也。少帝時，南徐一士子，從華山畿往雲陽，見客含有女子，年十八九，悅之無因，遂感心疾。母問其故，具以啓母。母爲至華山尋訪，見女，具說，女聞感之，因脫蔽膝，令母密置其席下，臥之。當已少日，果差。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，遂吞食而死。氣欲絕，謂母曰：「葬時，車載從華山度。」母從其意。比至女門，牛不肯前，打拍不動。女曰：「且待須臾。」裝點沐浴，浴既而出，歌曰：「華山畿，君既爲儂死，獨活爲誰施？歡若見憐時，棺木爲儂開。」棺應聲開。女遂入棺。家人扣打，無如之何，乃合葬，呼曰神女冢。」

也許便是從華山畿的故事裏演變而成爲這個故事的。

五

梁山伯，祝英台以及韓憑夫妻，在人間不能成就他們的終久的戀愛，到了死後，却化爲蝶而雙雙的栩栩的飛在天空，終日的相伴着；同時又有一個故事，却是蝶化爲女子而來與人相戀的。六朝錄言，劉子卿住在廬山，有五綵雙蝶，來遊花上，其大如燕。夜間，有兩個女子來見他，說「感君愛花間之物，故來相諧君子其有意乎？」子卿說，「願伸繡繡。」於是這兩個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處來一次，至於數年之久。

蝶之化爲女子，其故事僅見於上面的一則，然蝶却被我們東方人視爲較近於女性的東西，所以女子的名字用「蝶」字的不少，在日本尤其多。（不過男子也有以蝶爲名）現在的舞女尚多用蝶花，蝶吉，蝶之助等名。私人的名字，如「谷超」(Kocho)或「超」(Chō)其意義卽爲蝴蝶。陸奥的地方，尙存稱家中最幼之女爲太郭娜(Tekona)之古俗，太郭娜卽陸奥土語之蝴蝶。在古時，太郭娜這個字又爲一個美麗的婦人的別名。

然在中國，蝶却又爲人所視爲輕薄無信的男子的象徵。粉蝶栩栩的在花間飛來飛去，一時停在這朵花上，隔一瞬，又停在那一朵花上，正如情愛不專一的男子一樣。又在我們中國最通俗的小說如彭公案之類的書，常見有花蝴蝶之名，這個名字是給與那些喜愛任何女子的色情狂的盜賊的。他們如蝴蝶之開花的香氣卽飛去尋找一樣，一見有什麼好女子，便追蹤於她們之後，而欲一逞。

在這個地方，所指的蝴蝶便與上文所舉的不同，已變爲一種慕逐女子的男性而非上文所舉的女性的象徵了。所以蝴蝶在我們東方的文學裏，原是具有異常複雜的意義的。

六

蝶在我們東方，又常被視為人的鬼魂的顯化。梁祝及韓憑的二故事，似也有些受這個通俗的觀念的感發。這種鬼魂顯化的蝶，有時是男子顯化的，有時是女子顯化的。春渚紀聞說，「建安、章國老之室，宜與潘氏，既歸國老，不數歲而卒。其終之日，室中飛蝶散滿，不知其數。聞其始生，亦復如此。既設靈席，每展遺像，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。後遇遠諱之日，與曝像之次，必有一蝶隨至，不論冬夏也。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。」這個故事還未說蝶就是亡去少婦之魂。癸辛雜識所記的二事，仍直捷的以蝶為人的魂化。「楊吳字明之，娶江氏少女，連歲得子。明之客死之明日，有蝴蝶大如掌，徊翔於江氏旁，竟日乃去。及聞訃，聚族而哭，其蝶復來，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。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，故化蝶以歸爾……楊大芳娶謝氏，亡未殮，有蝶大如扇，其色紫褐，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牕戶間，終日乃去。」

日本的故事中，也有一則關於魂化為蝶的傳說。東京郊外的某寺墳地之後，有一間孤零零立着的茅舍，是一個老人名為高濱（Takahama）的，所住的房子。他很為隣居所愛，然同時人又多目之為狂。他並不結婚，所以只有一個人。人家也沒有看見他與什麼女子有關係。他如此孤獨的住着，不覺已有五十年了。某一年夏天，他得了一病，自知不起，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個二十歲的兒子來伴他。某一個晴明的下午，弟媳與她的兒子在牀前看視他，他沈沈的睡着了。這時有一隻白色大蝶飛進屋，停在病人的枕上。老人的姪用扇去逐她，但逐了又來。然來她飛出到花園中，姪也追出去，追到墳地上。她只在他面前飛，引他深入墳地。他見這蝶飛到一個婦人墳上，突然的不見了。他見墳石上刻着這婦人名明子（Akiko），死於十八歲。這墳顯然已很久了，綠苔已長滿了墳石上。然這墳收拾得干淨，鮮花也放在墳前，可見還時時有人在看顧牠。這少年回到屋內時，老人已於睡夢中死了，臉上現出笑容。這少年告訴母親在墳地上所見的事，他母親道：「明子！唉！少年問道：『母親，誰是明子？』母親答道：『當你伯父少年時，他曾與一個可愛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。在結婚前不久，她患肺病而死。他十分的悲切，她葬後，他便宣言此後永不娶妻，且築了這座小屋在墳地旁，以便時時可以看望她的墳。這已是五十